

#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流动影响因素研究

幸鑫 张建升

重庆三峡学院财经学院 重庆 404020

**摘要：**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宣布实施新一轮的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行动，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本文从农民工的城市参与角度出发根据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通过数据整理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做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其定居意愿。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心理融入对其定居意愿影响显著，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农民工；定居意愿；社会融入

## 1 引言

农民工作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上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我国的工业化以及城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2023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753万人，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将城市与乡村连结起来，为城市提供大量的劳动力，是城市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农民工的城市参与受到政府、流入地城市、自身因素等多方面影响，农民工流入城市不仅仅是单纯居住在城市，而是要在经济、社会、心理等全方面融入城市。目前虽然尽管大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向城市居民的转变，但仍有部分农民工未能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因此从农民工城市融入出发，研究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拥有重要意义。

从已有研究来看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等个人因素；子女、家庭规模和家庭资产等家庭因素；以及流入地门槛、接纳程度、流动距离（孙文中等，2022）<sup>[1]</sup>等社会因素。张在冉等（2019）<sup>[2]</sup>从居住条件与子女入学两个方面出发研究农民工的定居意愿。现阶段农民工在城市购房的可能性较低，但可以通过全面改进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和解决其子女的教育问题来增强他们的定居意向，从而改变他们的“候鸟式”迁移模式。

但现有研究中，由于研究地域、研究方法的不同，影响农民工流动的因素也呈现出很大差异，但多聚焦于农民工自身因素和教育、医疗等社会因素，从经济、社会、社会等多方面出发研究农民工流动的文献还不多，因此本文从这几个方面出发综合研究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并为农民工流动提出有益的建议。

## 2 数据来源及介绍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70份，收回问卷165份，有效

**作者简介：**幸鑫（2000年—），男，重庆三峡学院财经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方面。

问卷160份。本研究用于研究农民工流动影响因素，因此受访者均满足户籍地在农村，长期居住在城市，主要依赖非农业收益的工作者。

### 2.1 变量选取

#### 2.1.1 因变量

本文将问卷中的问题“您在今后是否打算继续留在当地？”的回答作为定居意愿。若回答“是”代表有定居意愿，回答“否”代表没有定居意愿。

#### 2.1.2 自变量

本文研究农民工流动影响因素，主要从经济参与、社会参与、心理参与三个方面出发。其中经济是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基础，农村流动人口想要在城市立足必须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因此将工作情况作为经济参与方面的指标。问题来自于问卷中的“您在当地是否有一份正式工作？”回答“没有”赋值为0，“有”赋值为1；社会参与是农民工参与城市活动的主要途径，主要包括社区、家乡会、工会组织的社交活动以及无偿献血、捐款等公益活动，将“基本不参与社会活动”、“偶尔参与社会活动”、“经常参与社会活动”、“十分频繁参与社会活动”由低到高赋值为0到3；心理参与是农民工对当地的认同程度，这是农民工发自内心对当地的感受以及身份认同，将“您对当地的喜爱程度”由低到高赋值为0到9。

#### 2.1.3 控制变量

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一方面受到经济参与、社会参与、心理参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农民工自身特征的影响，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住房状况等。因此本研究将受教育水平、流动范围、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教育水平按照从低到高赋值为1到7；流动范围将区县内流动赋值为1、跨区县流动赋值为2，跨省流动赋值为3；婚姻

情况按照单身为0、已婚为1、离异为2、丧偶为3进行赋值；健康状况按生活不能自理为0、不健康，但能自理为1、一般健康为2、十分健康为3进行赋值。

###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模型分析，公

$$\ln\left(\frac{p(intend=1)}{1-p(intend=1)}\right) = k + \beta_1 * economy + \beta_2 * social + \beta_3 * psychology + r * c + \varepsilon$$

## 3 结果发现

### 3.1 描述统计

表3展示的是分析变量描述统计的结果，多数农民工具有在当地定居的意愿，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具有一份较为稳定的正式工作（均值为0.76）；相对而言，农民工的社会活动参与程度低，均值仅仅为0.41，农民工除了与自己的亲戚家人交往外，很少参与其他的的社会活动。与此同时，农民工对流入地的喜爱程度还相对较低，在与农民工的沟通可以得知，农民工尽管十分愿意融入流入地，但在实际融入过程中，易受到歧视，因此对于当地的喜爱程度普遍不高。各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详情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统计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误
因变量					
是否有定居意愿	160	1	2	1.77	.423
自变量					
是否有正式工作	160	0	1	.76	.431
社会活动参与情况	160	0	3	.41	.704
对当地的喜爱程度	160	0	9	2.89	2.719
控制变量					
教育水平	160	1	7	2.56	1.312
流动范围	160	1	3	1.44	.661
婚姻状况	160	0	3	.96	.914
健康状况	160	0	3	2.52	.644

### 3.2 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工作情况、社会活动参与、对当地的喜爱程度、教育水平都会对定居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具体来看，工作情况的回归系数为1.713，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p < 0.001$ ），这意味着有正式工作的农民工定居意愿更高，收入差距与就业机会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主要因素。在调查当中76%的农民工在城市有着一份正式工作，虽然相较于城市中其他工作，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收入水平较低，但依旧远高于农村土地收入。同时，

式1为本研究的基础模型。其中，intend代表的是本文的因变量“定居意愿”，economy、social和psychology分别代表本文的自变量经济参与、社会参与及心理参与。c代表的是控制变量矩阵。

城市的工作相较于农村可以为农民工购买职工养老保险，这既为农民工提供了保障，也提供了一份未来预期收入。

而农民工的社会活动参与情况回归系数为-0.724，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p < 0.05$ ），农民工易遭到城市居民的排斥，在多数被调查者当中都提到了一个现象，除了自己的亲人与工作同事外，农民工与老乡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农民工自发组成同乡会等非正式组织，通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流动与交往，满足农民工自身的归属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身边亲朋好友会对农民工的迁移决策做出重要影响（邱泽奇等，2022）<sup>[3]</sup>。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是通过老乡介绍来到城市从事相应工作，通过老乡之间的互相帮助，农民工也更愿意与老乡沟通交流。

农民工对当地的心理融入回归系数为0.238，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p < 0.05$ ），这体现着农民工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发展格局，导致农村与城市割裂，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市时，原有的价值观念会受到城市价值观念的冲击。心理融入标志着农民工从内心深处认同接受城市文化价值观念。在调查当中，多数农民工最终选择在户籍地附近城市定居。

表2 回归结果

变量	B	标准差	P值	Exp ( B )
工作情况	1.713	.508	< .001	5.546
社会活动参与	-.724	.328	.026	.485
对当地的喜爱程度	.238	.103	.021	1.268
教育水平	.477	.215	.027	1.611
流动范围	-.419	.313	.180	.657
婚姻情况	-.003	.261	.992	.997
健康状况	.222	.346	.521	1.248
常量	-1.269	.971	.191	.281
对数似然值	137.238			
卡方	35.813			
P值	< 0.001			

##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 4.1 结论

随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渐削弱,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研究农民工在城市地区的留留意愿,保障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有序推进,不仅仅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手段,同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至关重要。

本文通过构建农民工定居意愿指标体系,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农民工的经济活动参与对定居意愿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经济因素成为了流动的主要因素。第二,农民工的社会活动参与对定居意愿产生负影响,农民工在有限的社会活动当中易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因此对城市社会活动产生出排斥感。第三,农民工的心理参与对定居意愿产生了积极影响,心理认同融入城市表现为对个人社会身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而心理融入是农民工城市融入度中最深层次的。与此同时,农民的“乡土情结”较为浓厚,其心理及文化观念在与流入地的相似性越高,其定居意愿更强,心理融入极大地促进了流动人口的融入,进而增加了其留留意愿。

#### 4.2 政策建议

##### 4.2.1 经济融入措施

首先,保障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权益一致,特别是完善就业制度,确保农民工在就业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和机会。政府应保障农民工拥有良好的就业环境,周期性地为农民工提供各种技能培训,以增强他们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提升农民工收入水平。合法保障农民工权益,确保农民工“劳有所得”,同时做到与城市就业者“同工同酬”。

##### 4.2.2 社会融入措施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工的边缘化正在逐步改善。加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这需要农民工与社会两者之间不断努力,既需要农民工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也需要城市社会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sup>[4]</sup>。应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防止将农民工排除在外。与此同时,重视各类民间社团的作用,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

##### 4.2.3 心理融入措施

由于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在面对城市文化与自身接受的农村文化产生碰撞冲突时,较难以接受,甚至会产生抵触心理。因此必须加强宣传,拓宽农民工了解城市文化的途径,使农民工全面了解城市文化<sup>[5]</sup>。政府部门也要观众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心理问题,促进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沟通交流,让农民工完成心理层面的融入。

#### 参考文献

- [1]孙文中,周宝玲.流动范围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53-67.
- [2]张在冉,杨俊青.居住条件、子女就学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0,40(03):84-98.
- [3]邱泽奇,李由君,徐婉婷.数字化与乡村治理结构变迁[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74-84.
- [4]尹文嘉,李艳婷.共同富裕视角下民族地区城乡融合水平测度与评价[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4,40(02):43-56.
- [5]江维国,申澳,黄雯敏.城市农民工高质量心理融入研究[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23,39(05):82-90.